



N 南腔北调
nanqiangbeidiao

敬畏旁边的眼睛

□游宇明

一个邻市的熟人,画画的,创作过挂宾馆的巨画,参加过省内外无数美展,也获得过许多含金量颇高的奖项,他的微信朋友圈却永远只发布新作的消息。我问他:为何如此低调?熟人说:我的微友里有许多画界大佬,他们都默默地看着我呢。有点小成便自炫,以后我都不好意思站在他们面前了。

曾经住的老院子里有个卖熟食猪肉的老板,他卖的猪肉每斤总要比一般人高那么一两块钱,开始一些年,虽然能维持下去,但谈不上如何赚钱。我觉得奇怪,薄利多销,是个常识啊,别人都可以做到,这个老板为什么不可以?熟了之后才知道:某些店家所卖的所谓土猪肉,其实来自饲料与熟食相混合的猪,而此老板只收纯熟食猪,在乡间的收购价格本来就要比那种食料“混合猪”高出几块钱。老板

说:顾客有双眼睛呢,真正的纯熟食猪油水重,提在手里,肥肉会往下掉。做生意的人必须讲诚信才有活路,骗了别人第一次,别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如今我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,其实就是顾客的眼睛盯出来的。

两位先生从事不同的职业,日常生活覆盖的社会圈子截然相异,但他们都提到一个共同的观点:做事必须敬畏旁边的眼睛。

敬畏旁边的眼睛,第一敬畏的当然是别人的直接观感。一个人对别人的观感有种种。有的人本来就不是正路人,他的观感自然也带邪气,这种人对我们的言行持怎样的态度并不重要,完全可以置之不理;有的人代表的是公序良俗、世道人心,他的观感其实是社会上多数人的观感,尊重这样的观感,等于

尊重主流的道德观、价值观。

假若我们格局打开一点,还会感受到来自时间的压力。一个人活着时,别人怕你、躲你;死了的时候,众人开心得像过年,恨不得毁掉你留下的每一段录音、每一张照片,这种人灵魂比肉体死得更早。相反,一个人在世时,他人觉得阳光遍野、花朵满径,内心时常涌出一种别样的踏实;逝世的时候,大家觉得自己的生活、情感遭受了重大打击,别人便会记住你的好,将你的功德写进文献、编进故事,你也就获得不朽的可能。宋代的欧阳修屡遭贬斥,几起几落,然而,在当时及后世,世人对其评价非常高。无他,就是他经得起时光最苛刻的审视。一是有才,23岁中进士,能写一手顶流的散文、诗歌;二是待人极

其友好,平生最做的事就是奖掖后进,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父子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与栽培。对时间那双眼睛的敬畏,是一个人最深刻的智慧。

人有趋利避害的考虑,很正常,但我们得分清什么时候是利,什么是害。某种东西你该拿,拿到某种程度不会被眼红、被制止,是利;一些东西,你不该要,要了,许多人内心不痛快,甚至生出阻碍之心,是害。属于你的“利”,你拿得谦虚一点,给别人多留一些份额;不属于你的东西,你捡田螺都隔三丘田,绝对不争,“害”就会溜得远远的。敬畏旁边的眼睛,其实就是要培育自己趋利避害的眼光、抬升自己攀高的能力。

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,相反,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。

——马尔克斯

生命就是这样,你总要做些什么,或者感受些什么,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,不能怠慢。

——郁达夫

平常心要以“平常”来准备,而非临时抱佛脚。“平常心”也是“心常平”,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,才能以不变应万变。

——刘墉

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,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。

——杨绛

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,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。

——毕淑敏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创造朋友

□李大伟



有格局懂布局顾全大局
勤作为知无为事在人为

古体诗文集
陈化明先生诗集
丁巳秋月
陈化明书于北京

想不到过了六十岁,老树爆新芽,我又有了新朋友,来自网上。互联网时代,随时对话、即时视频,千山万水亦无碍,再怪癖的想法都可找到知音。如果你有个癖好,一上线就可能形成龙卷风,你就是轴心旋涡,一不小心,朋友遍天下。

我既不会侍花弄草,也不会逗鸟斗虫,化石般地存在,一天三顿饭,终日双袖抱。幸亏识字,还能翻翻书,苦中作乐无事忙,力破空寂。

现在的我:线下读书、线上交流。先组织读书群,设立交友平台。群聊名称:六艺书友会。入会无会费,群名又古典,但不玩古文字,全部白话文,老少咸宜,男女通吃。群里人数迅速飙升上限。

因为群,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,退休者多,空巢者多,过午不食者多。于是每周一中午,请同一话题的朋友到我家聚餐,十人圆桌,围绕主题交流,边交流边品尝。纯粹吃饭。饭局那天,司机到地铁口接与送,参与者每人带个菜。我家阿姨烧

得一手好菜,最后炖一锅什菌汤,曲终奏雅。既无酒店油腻,又比食堂便宜。我送一锅汤,遍识天下同道,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。饭后茶话会,我家来客多,来客送茶,于是家如茶铺,常为之发愁,如今借来宾吐故纳新。每席选一个话题,意味着每席换一拨人,在群里招募响应者,欢迎群里人,外带同道者,雪球越滚越大,再组建一个群:酒肉朋友,吃吃谈谈。

有时世界突发重大事件,

关心者有困惑,我就地取材,请专家教授,开设专题讲座。借力这些名师专家,又策划一个个文史之旅,从“坐而论道”到“起而行”,各路朋友,越走越多,兴趣点越来越广,朋友面越来越杂,朋友圈越来越大。

每年春秋两次国外文史游,随复旦王德峰教授去马克思位于德国古城特里尔市的故居,晚上听王老师谈《资本论》,也谈《红楼梦》《易经》;随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去希腊罗马,去克里特

岛,看铁栅栏围着的一地的拼花瓷砖马赛克,那是两千年前的遗存;跟着北大历史系昝涛教授去土耳其,沿着西海岸,走访遗迹,一直走到特洛伊木马腹下……国内则曾跟着刘统教授重走长征路,看当年红军如何在万念俱灰的时刻,坚韧不拔,走出低谷。我也深深体会到:成功者都有至暗时刻,成功不是战胜对手,而是战胜自我。每次旅行都有新主题、新知识、新朋友。

因为读书会、文史游,不断结识新同道、新朋友,每次结束,总有期待。期待是青春的特质。我们曾拥有那么多无暇企及的文明圣地,因为退休了才有时间一一践行遂愿,才知道暮年远比青春更有趣。

我们期待踏访曾经向往的天下名胜,直立山顶,俯视欢呼:“我来!我见!”最后一句:“我征服。”征服了老年弥漫性的寂寞,岂不痛快!

以和平的心态,探究野蛮时代剑之胜负,以笔之胜负思考人类演变。垂暮之年,依旧赤子之心,岂不快哉!